

十二缘起

印慈法师慈悲开示

2016年2月11日·沈阳

一、讲法缘由

今天是大年初四，大家放着节不过，一起来同沾法味，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这一次几位居士请说：“能不能讲一讲十二缘起？”我一开始还是有点犹豫，因为这个算是佛法中又基本又很深奥的法。他们请得比较坚决，我也只好从善如流了，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点关于十二缘起这个法类的内容。

二、缘起的重要性

十二缘起前面的“十二”是一个修饰词，是说用十二支因缘来说明有情的缘起，所修饰的是“缘起”这个词。缘起是什么呢？包括这一次请法的几个居士为什么要请这个法呢？缘起的重要性，可以从经论中的几个事情来看到。

1、“我论因说因”

今天大家很多都是大忙人，实际上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即便是初四能出现在这儿，也是下了相当的决心，推掉了相当多的事情。在古时候、佛世的时候也有很多大忙人，有一天有一位大忙人就去问佛，他是婆罗门，是一个出身很好的也有社会地位的人，说：瞿昙！（就是“乔达摩”的另外一个音译。我们都知道佛陀做太子的时候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这是我们近现代的音译。“瞿昙”就是乔达摩古时候的音译，你们以后如果读经典会看到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学习印欧语系的语言，包括英语等等，还有其他一些外语，都知道称呼 first name 是很正常的情况，并不代表不尊重，反而是比较亲近随和的表现。）

这个人去了没有称“佛陀”，只称呼佛陀的俗名：“瞿昙！我很忙啊！您说那么多法，我没有办法一一去学啊，您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您讲了这么多法，到底在讲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有一张图看

懂什么什么，是吧？这个人的要求更高：你能不能一句话给我说明白“什么是佛法”？

佛陀就面对这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在座有一些对佛法有一定认识，让你用一句话来说明佛法，你会怎样说？能够把佛法的要义该括无疑，它的特性又不抹煞。佛当时说了一句话，在汉语的《阿含经》中就呈现为四个汉字，加上佛自称的“我”就是五个汉字，说：“我论因说因”，这就是佛用一句话来说明佛法到底是什么，叫：“我论因说因”。“我论因说因”其实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我说缘起”的意思，佛就是这样来概括一切佛法，所说的佛法总的来说就是在讲“缘起”而已。

2、见法即见佛

在后世大乘佛教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叫作龙树，他有一部震撼当时也流传千古的论著叫作《中观论》。在《中论》中有一个偈颂，叫作：“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故，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龙树的这一部论著里面这个偈颂，是引他当时看到的大小乘共许的《阿含经》中说到的这样的话，来说明“见法即见佛”的意思。那他说的“见法”的意趣是什么呢？就是“见缘起法”。

“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故，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所谓的四谛，也就是异门说缘起，并不是别的。实际上在根本的佛法中，不外是种种门说种种缘起而已。比如我们一般学佛人很熟悉的四谛法——苦集灭道，就是在说流转的因缘和还灭的因缘，如此而已，这当然是缘起法。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十二缘起，一方面可以跟苦集灭道四谛有这样的互摄关联，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把十二因缘做流转门理解的时候看作是集谛的说明，这也都防。

说到了缘起对于佛法的重要意义，是居于佛法最核心的位置，是一切佛法所不可违背的。如果有人说这个是佛法，然后又跟缘起相违背，那他说的不是佛法，即便他是拿出一本印着的书，上面也有“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封皮也叫“某某经”，那也不是佛法。而这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缘起，他就可以从缘起展开一切佛法，而且是非常活泼的展开，不仅仅是教条的“这个只能这样说、那个只能那样说”，而是他确实通达了诸法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比无”的缘起之后，

能够把这样的智慧，自如地运用到方方面面。

三、佛法关注的核心

缘起其实是通遍于一切法的，通遍于一切的存在。但是佛教所关注的核心不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佛法所关注的核心是有情；更确切地说，是有情的苦乐；如果有更具体的指向，那就是有情的离苦得乐，这是佛法所关注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说有情，说人类）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学术的等等，也当然包括我们工商业、教育，方方面面，这一切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趋利避害、为了离苦得乐，所以佛教上来就直接关注这个核心的问题：有情的离苦得乐。

既然佛教直接关注这个我们一切营为最核心的目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所以当佛教讲缘起的时候，扣题扣得非常紧。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的经律论讲到缘起，主要都是围绕着“有情的缘起”来讲；不过再强调一下之前说的话：“缘起是遍于一切存在的”，或者说：“缘起是普遍的理则，是普遍真理，而不仅仅是对于人或有情才成立的，包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物理化学。”

这也是我这几天在几个不同小范围的法谈、聊天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怎样把缘起的智慧贯彻到各自的行业中去，这是把佛法智慧更灵活地、更契合地落实到生活中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够这样，就是因为缘起是普遍的理则，是普遍的真理。不过今天，我们不像之前那样谈得比较博，我们由博反约，回到最核心的关注——有情；有情的离苦得乐。

四、缘起的定义

在佛经中说到以有情为核心的缘起的时候，是怎样来说的呢？佛说什么是缘起呢？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是对缘起的解释。什么叫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了一切存在都在因果的网络中，都在因缘的链条中。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切存在，都是也只能是关系的存在、条件的存在，没有任何一种存在，可以脱离一切条件、脱离此彼关系；用今天偏于哲学化的语言来

表达这句话的话，就可以这样说。缘起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是说缘起总的理则（内涵）。

五、十二缘起支的由来

如果说到有情，就有情的流转边如何来说这个缘起呢？这个在经中有不同的详略开说，为什么？因为佛是应机说法，就像之前几天有来聊天的，我们可能不同情况下，类似的问题，详略或者是表述的角度会不一样一些，佛陀他老更能够最好的应机说法，所以对于有的人讲得比较详，有的人讲得比较略，有的人这个角度讲，有的人那个角度讲，有的人用十几支来讲，有的人可能只用三支来讲，这都是有的。不过到了佛法经过了一段时间，形成了比较成文内容的时候，人们往往用十二支缘起来说明有情的缘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十二缘起的由来。

六、十二缘起的内容

十二缘起的内容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纯大苦聚集。”这就是对有情流转的这种缘起，如果用十二支说的话就是这样，这是在经中常见的说明，是佛法共的。

我们下面一一来看一看这十二支，在解说上我可能不从最开始的无明说，为什么呢？从这说就直接涉及到了大家并没有亲切感受的很多内容，所以我先从大家更容易有亲切感受的内容来说，那就是后五支：“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五支可以说为是“逐物流转”的五支，是人们追逐外物，导致流转生死的五支。

1、爱

所谓的“爱”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解释为渴爱，就像一个人口渴了想要水，这叫渴爱，这是最一般的解释。有一部论里的解释就特别善巧，用两种爱来说明，一个叫作“不离爱”，一个叫作“乖离爱”。实际上，从梵文、巴利文或者是我们汉语也好，说这个爱的时候更多是指的对于这些可意境（可意的种种境界）的贪爱、染爱、渴爱。但是我刚才说的那部论用“不离爱”和“乖离爱”来说也确实很

善巧。

什么叫作不离爱呢？就是这个人喜欢那个东西，内心中就有这种倾向——希望获得它；如果已经获得了，希望不要失去，这叫作不离爱。另外乖离爱，一般人就不觉得是爱，但在这部论中说为是爱的一种表现。什么叫作乖离爱？这件事情他感觉不好，或者这个东西他感觉不好，那么，如果没有会遇，他希望不要会遇；如果已经会遇了，他希望这件事情赶快离开我，这件事情或者这种不幸赶快从我身上消失，这叫作乖离爱。不管是不离爱还是乖离爱，它后面的烦恼、贪染、渴爱是一致的，这是说“爱”。

2、取

下面这个“取”，佛法中常常用四种取来说明。取本身的意思，是在爱的基础上，我们内心有了爱憎的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我想要、那个我不想要”，有了这个爱憎分别之后，我们会形成一些坚固的执取。这些坚固的执取，佛法中常常用四种取来说明。哪四种取呢？欲取、见取、戒禁取和我语取。

欲取：

欲取是什么意思呢？欲取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人贪着五欲、执取五欲的这种心，这叫作欲取。用我们今天的话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就是对于感官受用的追求，就是所谓的欲取。这个欲取，我们一般的语境中说到五欲，大家会想成什么呢？很容易以为是“财色名食睡”这些叫作五欲，对吗？佛法中其实不是这样说五欲的，不过在今天对于五欲很多都这样去解说，我来说一说佛法中是怎样说五欲；佛法中说五欲，说是对于色声香味触的欲取。

色、声、香、味、触，看到这五个字，我们可能要用现代的语言来做个对应。色，在今天语言中，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可见光，就是眼所对的境。这里就说到我们大家日常很多错谬的东西，我曾经讲到这，有几个场合问过一些人：“我们眼所对的境是什么？”不知道我在问什么，然后我就说了：“也就是在问你，你看到了什么？”然后很多人就告诉我：“看到了茶杯。”所以你再想想“你看到了什么”，“法师！你还能把这个茶杯变成别的吗？”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茶杯呢？我们眼睛什么时候有本事看茶杯了，我们的眼睛不就是一个感光的器官吗？所谓的“他看到什么”，他不就看到可见光嘛，茶杯等于可见光吗？这后面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错误，和错误的模式。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干练，但是实际上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犯着数不清的错误。

眼所对的境是可见光，佛法中术语用词叫作“色”。当然“色”这个字在佛法中是一个多义字，具体什么含义要看上下文的语境，在这样说五欲的时候，说到欲尘境界的时候，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色”指的是可见光，眼所对的境。类似的，下面的声，我们就熟悉了，是耳这种感觉器官所对的境，香是鼻这种感觉器官所对的境，味是舌这种感觉器官所对的境。触是我们身根这种感觉器官所对的境；身根其实是很复杂的各种感受器的一个统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医务工作，或者是说做生理学或者是相应学科研究的）。我们皮肤上是有很多种感受器的，感受压的、感受痛的等等，这些我们统称为“触”尘，也就是身根所觉的。身根不是单一的，它可以看成是一类的统称，如果对应今天的生理学的分类的话。这是大体说了色声香味触是什么。

我们一般人都感觉“是这个茶杯好，我是贪着这个茶杯”，假如果说它是个古董。或者说“是这个茶水好，它的味道怎么样，香气怎么样，口感怎么样，我在贪着这个茶水”。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想的，是吗？乃至说“这个人怎么好，我内心是对他有染爱”，我们常常是以为这样。

佛法讲“五欲是色声香味触”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啊？我们很多欲求的追逐，都是追逐着一些外在物质类的东西，乃至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然要通过物质媒介，甚至说这个人对我好、对我不好，难道不是通过物质媒介表达出来的吗？除非有他心通，要不然一个人怎样直接去体会另一个人的心啊？不还是他对我说了什么话，什么样的语气，他看我是什么样的眼神，乃至他面对我的时候，面部具体的一些细致神态，这些都在传递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拢合这一切，内心中感觉他背后的心是怎样的，有了这样的认识。甚至我们在追逐人际中的事情，你仔细分析一看，都是以色声香味触为表现的，更不要说吃的

喝的。

这一杯水，你喝进来，你感受到了它的温度、口感、味道等等这些，这里有什么？有味、有触。这是清水，如果是香茶的话，还有香。这是清水，它的颜色是无色透明的，如果是一盏茶，它还有茶汤的色泽。实际上我们一个人，是在这样的色香味触的总和上、拢合上、一合相上，捏出了这一盏茶的这么一个相，对不对？喝了一次，种种感官带来的受用很好，喝了还想喝（幸亏没说品牌，要不然就做广告了）。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我很喜欢喝那种茶”，本质上是你对一系列色香味触组合的追逐？没有这种认识，我们都觉得是“我喜欢那种茶”，而不是“我的感官在回味、在希求，与这样色香味触关联存在的再次相逢”；这样想有点太复杂，是吧？但是对于熟练了这种智慧的，不觉得复杂，这直接就是本相，为了避免大家误会，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只好复杂一点了。仅仅是这样一个描述，后面就蕴涵了很多东西。

我们常常以为财色名食睡是五欲，其实财色名食睡，你仔细一分析，都是通过色声香味触来被我们执取、希求、追逐的。包括人际之间的交道，我们有时候有一句话很表明了你到底是在抗拒什么或者在希求什么，比如说“我再也不想看到他那张老脸”，后面很体现一些问题。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他人的认知，这里面的“喜欢——抓取”和“厌恶——抗拒”，你看看能不能够离开这些感官对境的媒介。

这是说了对于外界种种欲取背后，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和再认识。这里就不再详细说了，再深说就说到更细微的上面去了。大家以后常常这样来观察自己的认识，要反思自己认识、认识结果；没有这种反思，谈不上能够拂去内心中习惯的错误，谈不上智慧的增长。

见取：

这是说了欲取，下面说见取。我们就人来说，不说一切有情；欲取是任何一个欲界的人，只要是凡夫都会有。这个见取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形成了坚固的认识。见，是不假思索，说什么也不会放弃的一种认识，比如一个人虔诚地信仰基督教，他会认为有一个创造了一切、主宰着一切的神，这就是他的见取，就是他见上的执取；当然说

到“取”的时候都意味着不正确。有一些哲学家形成了错误的哲学判断，而且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内心中重复它，形成了非常坚固的哲学见解，这也是有的。像这些常见的哲学、宗教中形成的见上的颠倒执取，就是见取。

跟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关系？有，这些天我跟几个不同的朋友聊，也聊到了这件事，我们一般中国人就觉得人死之后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这就是一种见取。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证据吗？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人死之后再也没有后有生命的延续，有证据吗？没有支持它、证实它的证据，但是有证伪它的证据，就是证实、证明它是错误的。几个方面来证伪：有一些有超常感官能力的，他能够看到前后世，所以在他们来说，这件事情（人死如灯灭）是错误的；另外，在现代的学术研究中，两类现象可以给人们一些线索，一个是所谓的“前世记忆”，一个是所谓的“濒死体验”，这里我不做详细说明。

说到见取，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没关系，我们很多人其实是有错误见取的，包括我们从前没有足够多的财产之前，很多人都在想：“我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没钱，只要我的财富过了某个及格线，我的问题就都没有了”，这是大家或者明确或者隐微地存在心中的曾经一种理念；也正是这样一种理念的支撑，我们很多人才有了后来的种种拼搏，乃至说走向了致富的道路。但是致富之后发现，事情不像从前想象的那么单纯、那样简单，并不是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这就说明从前的那种见，是一种错误的执取，这是见取。

戒禁取：

戒禁取指的是一些不必要的忌讳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在宗教和民俗中都有表现，我就不指具体的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指了具体的，很可能就冒犯了哪位，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实生活中婚丧嫁娶是不是有太多说道了？那些说道如果有道理还好，如果没有道理就叫作戒禁取，或者是戒禁取的流类。

戒禁取更深刻的是指人们“非因计因”；在生命走向解脱的这个方向上，他因为非因计因，错误地认识走向解脱的因果，所以他把一些不导致解脱安乐的计执为是解脱安乐的，于是有一些人执一些不必

要的戒行或者苦行，认为这样的修行能够导致安乐的结果，这是戒禁取很典型的表现。比如在印度古时候（我们不说今天，今天有没有，我们不论）有一些所谓的苦行外道，他们有一类表现是所谓的“五热炙身”，这在古时候的经论中有记载。什么叫五热炙身呢？印度那种热带地方天气很热，这个人怎么用来修苦行呢？点四堆火，然后自己站到四堆火的中间，这有四个热源了吧？第五个在哪呢？脑袋顶上。大中午的，站在四堆熊熊燃烧的大火堆中间，这就叫五热炙身。其他的像拔发、卧荆棘等等。

为什么用这样的苦行折磨自己啊？认为苦行是道，认为这样能使自己过去的恶业得到消除，“恶业受光了，我不就解脱了吗？”非因计因，解脱并不是这样的因缘。导致我们在生死轮回中种种苦难，根源是无明烦恼；这个不解决，不要说你那些方法消不了业，就退一万步说，真的有一个什么希奇古怪的方法，能够把过去账本上的东西一笔勾销（这是比喻，不要当成真有账本），只要这个人还有无明烦恼，他马上又会造新的恶不善法。所以这是非因计因，那样的修行就是戒禁取。

乃至有一些外道在禅定中看到一头牛死了生天了，他会怎么推理呢？这头牛生天了一——中间有逻辑跳跃：说明它这种生活方式有可取之处，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所以以后我要像牛那样学着吃草，甚至说像牛那样怎样怎样。这是所谓的“守牛戒”。这都是戒禁取，如果抽象地说，这一类叫作非因计因。

我语取：

我语取其实是最根源的，是前面欲取、见取、戒禁取最根源的错误。这三种取都是烦恼、都是错误，但是我语取是最根本的。什么是我语取？

这里要说到一个词叫作“增语”。什么叫作增语呢？还说这个杯子，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样的杯子，都觉得除了这样的色香味触（也就是给我们感官带来的触对的对境）之外，有一个拥有这些属性的自体，我们是就那个自体叫杯子。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有一个“我”，是在身心现象上或者身心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我”。

我语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我”只是一种增语而

己，是增加的语言法，而没有与它所对应的真实。但是人们认识不到这个，认为语言中所施设的这个“我”，有一个与它所对应的真实，这就产生了问题。我语取简单地说就是我执、我见。

这个问题也可以简单说几句，如果详细展开来说，在暑期我来沈阳的时候讲《金刚经》，曾经在《金刚经》中讲过若干次，不太细致去说。简单怎样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教就感觉有一个“我”，而我们感觉中的这个“我”是什么样的呢？我常常举：大家想一想，早上一个什么信号，比如说闹铃响了，该起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要斗争一下：“我起不起来？我要不要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中感觉的这个我、这个我自己，你感受一下，当我们说我、我自己，“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中的这个我自己，跟父母亲有没有关系？跟饮食、跟空气乃至跟地球、跟太阳有没有关系？我们感受中那个我自己是跟这一切因缘都没关系的，而且我们感受中那个我自己，“小时候是我，大了还是我，有一天慢慢老了甚至说离世了还是我”，没有说“我长着长着，就从张三长成了李四”，我们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就是所谓的“常”；前面所说的我们感觉的我自己跟什么也没有关系，那就是感觉自我是一个独立的自体。

而实际上你在生命现象中能够找到这样恒常的东西吗？我们生命不过是身心现象的复合，或者是说物质与精神现象的复合。在你身心现象中有哪个是一时没变的吗？身体就不用说了，这个物质的身体，我们受过自然科学教育，都知道在刹那刹那的变化，这个桌椅板凳也是，都是刹那刹那变化，在物质上不存在一个一直不变的东西。那在我们心的活动方面有什么不变的吗？你的感受，你的认知结果，包括你内心的种种情绪、各种想法，真是刹那刹那之间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哪有一刻是停顿下来、是恒常的呢？既然物质和精神现象中都没有恒常的，那我们感觉那样恒常的“我”有什么根据呢？只是我们内心中的一种错觉而已，一种自我意象上的错误而已，或者是说对于生命现象形成的一种错误认知，如此而已。人们是执着这种东西认为是“我”，有这种错误之后又反过来投射，认为这个生命现象就是“我”。这中间很有意思，它经不起推敲。所以我语取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烦恼、错误而形成的取着。概略讲一讲，不去太展开。

这是说了“爱、取、有”中的“取”。爱和取之间的关系是，内心中生起了喜欢、不喜欢——爱、憎，然后内心会更强烈地去取着，而形成了后面的这些。

3、有

“有”是指的什么呢？人有了内心的爱憎，有了更强烈的执取、取着之后，会发动身语意的运作。我想要的，我要想方设法地得到；不想要的，我要想方设法地离开，这当然要发动我们身语意的运作。身语意的运作，会导致一种影响我们后来生命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被称作为“有”。这跟我们一般生活语言中“有”的意思差别比较大。

“有”在佛法中，我要强调两类意思：一个是指生命的显现，一个是指生命的潜在。生命的显现，也就是一些学佛人熟悉的“三有”（三界），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当说三有（三界）的时候，佛法更重要指的是其中的有情，也就是所谓的有情世间，而不是着重在指所谓的器世间——无情的山河大地、生活的环境。因为到了无色界，他连这些物质环境都基本没有。所以三有也好、三界也好，更多的是指这三大类形态的有情——欲界的有情、色界的有情、无色界的有情，简单地称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这是生命显现的层面上的“有”。另外我还说了一个词叫作生命的潜在，这个意义上的“有”，这个是在说什么呢？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来说就叫作“业力”，这个生命的潜在就是指的业力。“有”有这两层意思，但在这里是指的是生命潜在的这种业力，由我们身语意运行、造作，而产生的能够引发后有生命的力量——业力。

这里我提到了“有”的两个层面：生命的显现、生命的潜在。不知大家是否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一般人就觉得正在活动的人或者其他有情，这叫作生命，叫作生命体，是生命的表现，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可能很多学佛人（不要说一般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业力本身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生命的潜流，是生命潜在的部分。如果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过去都学的生物知识还剩多少，请容我打一个比方，生命的潜在就像是生物染色体上的基因一样：基因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叫作生命的潜在；等到它表达出来，

叫作生命的显现。但是，你说基因型重要不重要？虽然说有这样的基因型，并不一定都表现出整齐划一的表现型，但它是基础；虽然它要受条件的调控，但它是基础，它是生命的一部分。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明。

业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具体物质形态，但它是真实不虚的。这种“有”指的是生命的潜流、生命的潜在、生命的潜力，也就是所谓能够引发后有苦乐异熟果报的业力。这是来说明“爱、取、有”的“有”。

4、生

有了这样的“爱、取”烦恼、有了这样的“有”（也就是业力）的因缘，会导致什么呢？这一期命终之后，二者和合，会引发下一次的受生，也就是这五支中的“生”。

这里要注意！我刚才谈到了，想引发受生，需要两大类因缘：一个是业因缘，一个是烦恼的因缘。在前面“爱、取、有”这三支中，“爱、取”是烦恼的因缘，“有”是业的因缘，这两大类因缘和合，才会引发后有的生命；如果这两大类因缘缺了一个，那后有的生命没有办法引发。用佛教中比较传统的譬喻来说，业（或者这里说的“有”）就像是种子，种子只有它自己，别的什么也没有，能萌发吗？不可能，比如说它需要水，就像这个烦恼一样，有烦恼润业，才发生后有的果报。这是讲到了“生”，讲到了“爱、取、有”以及“生”之间的因缘关联。

5、老死

① “有生必有死”

有“生”了，可以不老吗？可以不死吗？人类，不管哪个民族，哪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幻想——永生的幻想，长生不死的幻想。包括很多宗教所描述的生命终极问题的解决，也都是或者明显或者隐微的长生不死——“你生到哪哪去，从此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死了，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永远没有那两个字——The End（剧终，意思是会结束。宗教许诺、常讲“天堂永久的幸福”不会结束），这就是很多宗教的许诺。为什么能俘获人心？这个许诺是每一个感觉有“我”的人，内心中存在的贪爱。

刚才讲到爱的时候，我主要从不离爱和乖离爱中来讲的，实际上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讲，比如欲爱、有爱、无有爱。欲爱就是我们对于五欲境界——色声香味触的爱，那和欲取有什么不同？“喜欢”（欲爱）到“抓”（欲取），这个不同，知道吗？就是“我心的倾向”（欲爱）和“我心去抓取”（欲取）的不同，这就是欲爱和欲取的不同。欲爱、有爱和无有爱，因为我们讲过“有”了，所以我反过头来讲这个有爱、无有爱要简单一些。什么叫有爱呢？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我要一直存在下去”这种内在的冲动，就叫作有爱。不是现在网络用语说“很有爱”，指的是我们对于生命延续下去、存在下去这种内在的渴爱、染爱，这个叫作有爱。正因为凡夫都有这种有爱，所以各种许诺长生不死的总是有市场。你不管他编得怎么漏洞百出，但是你架不住我愿意上当受骗。你编得再弱智，没关系！我愿意上当受骗。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利令智昏，就是被烦恼遮蔽了智慧眼。一个人有这样的有爱，所以只要能够帮他活下去，帮他继续延续下去、存在下去，第一他愿意信，第二他愿意付出代价。“无有爱”是另外一种极端：过得太苦了，太成问题了，在现实生活中我看不到解决的途径了，算了，我不活了——希望用这个来解决苦；对不起！不可能！

因为我们讲到了“有生必有死”，讲到了所谓“长生不死”这种颠倒妄想，这是回过头来探求人们为什么会上这个当？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内心有这样的“爱、取”烦恼，“有爱”这种烦恼。

解脱的人不一样，有一个偈颂讲的是解脱者的心境，叫作：“我等不贪生，亦复不乐死，一心及智慧，待时至而去。”“我等不贪生”是说，他已经断除了有爱（我要一直存在下去）这种迷妄的冲动、这种爱取；“亦复不乐死”，他也断除了无有爱。不管是有爱和无有爱，在他的内心中都没有了。“一心及智慧”，“一心”是禅定，“智慧”就是智慧了。那他的生命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常常的定慧相应。对于生命是完全随缘的态度，对于生命本身存在不存在、延续不延续，完全随缘的态度。“待时至而去”，我们这一期生命是有感生他的业因缘的，而这样业因缘的力量不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我们生命有限的原因，是因为感我们这一期生命的业力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即便三界中感召生死的最大的善业——非想非非想定相应的善业，他能够感得三界中、生死流转中最大的福报，就是非想非非想天这种异熟果

报，寿命八万大劫。什么概念呢？一个大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成住坏空一个循环的长度，八万个这么长的长度是他的生命，你想想他的生命长不长呢？但是尽管这样长，感召这样生命的业的业力还是有尽时。让人容易想起曹操的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这是因为讲到了“有生必有死”，讲到了人们容易有这种“长生不死”的谵妄心理，也因此讲到后面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心态、错误希求的烦恼，也算是对前面基础上的丰富。

我们回过来说“生、老死”，是前面“爱、取、有”的因缘有了“生”，之后就必然会老、必然会死。《老子》里说：“物壮则老”，是不是啊？人长大了其实也就叫作变老了。我们小时候都说：“我怎么不快点长大”，长大了一个一个成天盼同学会，为什么？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我又回到了童年，又回到了从前。“青春不是时光，而是记忆”，这是今天我看到我们一个同学群里有人发的，因为他们昨天刚刚同学会。

另外这就说到我们平时常有的一些错误认识：人们认识“生”是跟“老死”分开的，认识“老死”也是跟“生”分开的，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庆祝生日的时候欢喜得不得了。实际上真就像一幅对联中上联所说的那样：“无情岁月增中减”，岁月无情，对谁也没有偏爱，对谁也没有刻薄，你是一岁一岁增长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自己的寿量一天一天减损了。“无情岁月增中减”，当然了，下联也很励志，叫作：“有味诗书苦后甜”，回去给自己正在读书的孩子一点策励。

所以佛教的观念，起码出家人是不做寿的，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另一个那纯粹是世间法。三界里有什么好庆贺的呢？过年之前也有佛友问我：“师父！我们佛教怎么庆祝过年啊？”我说：“在家众可以随习俗，出家众不庆祝世间节日”，当然后一句话我当时没说，今天说出来的。三界里有什么好庆祝的呢？

（学员：包括佛诞日也不庆祝吗？）

佛诞日不是世间的节日，是庆祝世间曾经有这样一个慧日当空。尽管佛已经入灭了，但是他把这个光明还留在了人间，这是值得我们

庆贺的事情。而且庆祝佛诞，不是像世间“嘉年华”，大家怎么 Happy 怎么来这种庆祝。一方面是饮水思源，再一方面是依教奉行，这是纪念佛诞、庆祝佛诞的真正含义。不是为了欢乐而制造气氛，而去穷奢极欲。

② “生因缘老死”

“老死”，我们一般人又常常跟“生”是分开来看的。在这里我想稍微讲深一点，因为几位出家师父在这，你们如果有觉得这讲深了，忍受一下。讲什么呢？《大智度论》引《杂阿含·大空经》里的话说：“生因缘老死。若有人言：‘是老死，是人老死’，二俱邪见。”什么意思？“老死”不是可以跟它前面的因缘剥离开看的，如果没有“生”会有“死”吗？不会有“死”。一方面是“有生无不死”，另外一个方面是“不生则不灭”。所以你离开了“生”的因缘，说单独有一个“老死”，这正确吗？不正确。当你每一次，不管是心中呈现这个“老死”现象，或者是当你在思惟“老死”的时候，不应该把“老死”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法、事物或者现象，而是在心中时时呈现的是带着因缘关联的“老死”。什么因缘？“生因缘老死”，这个重要吗？这个很重要！当你这样来认识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会犯下面的错误。下面有什么错误呢？

“若有人言：是老死”，如果有人说：“这个就是老死，这个现象、这个法就叫作“老死”，那叫作把“老死”的因缘割裂开，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来看待“老死”；实际上是“生因缘老死”。如果有人说：“这就是老死，它本身、它当体就是老死”，这是割裂了“老死”的因缘来认识“老死”，是错误的，所以说“是老死”这句话的人邪见。那下一句“是人老死”为什么也邪见啊？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犯了认为有一个法自体就叫作“老死”，它本身就是“老死”，就是前面那个“是老死”这个错误；另外他还犯了“是老死属谁”这个问题，属于某甲、某乙，某丙，那犯什么错误呢？就是前面“我语取”的错误。

这里反应的是法我执和人我执：认为有一个自成自体的“老死”，那是法我执；认为有一个“属谁”的谁，这叫人我执。所以，如果有人说“是老死，是人老死”，二俱邪见。

注意！我引的这个经典不是与小乘不共的大乘经典，这是大小乘所共许的根本经藏中的经典——《杂阿含·大空经》中的话。所以并不像一些学佛人所说的那样：“声闻人或者是说声闻藏中（因为他们常常把《阿含》划到声闻藏，其实这种划法就是错的），只有我空，没有法空。”这不就是一切法空明白的表达吗？他只说了“生、老死”，难道十二支缘起不都是这样吗？哪一支的逻辑不是一样的呢？所以讲到“生因缘老死”，大家应该能体会到里边人我空和法我空的意思，包括前面“无明缘行”一直到这，缘起法本身就说明了性空。这是在这儿我要稍微向深处说一点的意思。

顺便再破一种错误的说法，某个佛教宗派（我就不提具体哪个了）有一种论点叫作“灭不待缘”，什么意思呢？用我们生活语言来说：“我想干成这件事情，需要很多因缘，需要很多努力；但是我想这件事情坏——很容易，我不干就好了。”比如这块布，它要想形成现在这个样子是需要种种因缘的，假如说它是纯棉的，要种地、种棉花，然后棉花下来了怎么处理，最后怎么纺成这个样子，又织又染的，然后在市场上流通，最后到我们这儿，乃至今天扑到这张桌子上，这是它的因缘。应该说“这块布扑到这张桌子上”这个现象是需要很多的因缘的，这是这一法的现起需要种种因缘。“生”，“待缘而生”，没问题，对吧！

这一法的“灭”呢？这块布的消亡呢？放在这儿几百年它就没了，对吧！我们感觉不需要什么因缘，所以在佛法中有一种观点叫作“灭不待缘”。这是说的比较长期的，你从刹那来看呢？刹那来看的话，是任何一法都在刹那刹那不住的灭；这是他的观点，不意味着我是这样认可的。比如说我们都有过自然科学的教育，这个杯子有两个刹那是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吗？没有！不要说它跟外界这些气体分子或者灰尘的碰撞或增或减，掉一个原子你看的见吗？你敢保证没掉或者是黏上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怎样的？这个增减是一回事，另外热运动呢，它里边原子层面的热运动，乃至说亚原子层面的运动，是不是变化啊？有两个刹那一模一样吗？不可能啊。问题就在这儿：前一刹那是不是灭去了？它前一刹那灭去，需要什么特别的因缘吗？不需要。当然了，古人在论的时候，不是像我这样从微观结构上来说，古人也是从古人的角度来说明这一法“刹那不住，灭不待缘”。

这有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他认识这一法的时候，他把这一法孤立起来了，割裂了这一法现起的因缘。没有那个“生”，能有“死”吗？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吗？那你离了“生”，能谈“死”吗？不能！你能够说“死”是自然到来的，它不需要任何因缘吗？错！“生因缘老死”，这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认识了、真的体会了“生因缘老死”后面哲学意涵的话，像“灭不待缘”这种佛法中某些宗派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这是主要给几位出家师父特别说的，说到这就行。如果你不小心也收到了，那就恭喜了，没收到没关系，我们继续来别的。我们说了后面的五支——爱、取、有、生、老死，说了这是逐物流转的五支。

6、受

这爱、取、有、生、老死里，我们看到了是从“爱”引发的，对吗？爱从哪来？这就说到了它前面的几支因缘，“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涉及到了它前面的五支——识、名色、六入、触和受，这是“触境系心”的五支。刚才说那五支是逐物流转，我们内心执着种种的内外事物而流转生死的五支，现在这五支叫作触境系心的五支。

爱从哪来？当然有因缘。从什么因缘来？从受的因缘来。这个受指的是什么？先说生理上的感受。大家现在盘腿坐着，我知道都比较辛苦，大家能够忍受说明都比较有修养，但假如说现在给你一个按摩椅，让你坐在按摩椅上按摩，这两种受哪个更舒服呢？可能是按摩椅吧（对不起！你们这么盘着腿，我还拿按摩椅诱惑你们）。这两种受之间，按摩椅是可意受（就是让我们感觉愉悦的受），那盘腿坐着是不可意受。对这样的可意受、不可意受，如果内心中是无明相应，不是智慧相应的话，会怎么样？可意境生贪、不可意境生嗔。每个人都想：腿可不可以放开呢？这个就是不可意境生嗔；有没有一个更舒服的椅子让我坐一坐呢？可意境生贪。这是从受产生的爱。

受必然产生爱吗？如果受必然产生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修行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后面这一系列——爱、取、有、生、老死，不就是轮回吗？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受，必然生爱的话，这个死循环可能打破吗？解脱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刚才在说到“受因缘而

有爱”的时候，我谈到了一个前提，“如果心中没有智慧，而是无明相应的话”，这就是前提。但是很不幸！这个前提在绝大多数人那里自然满足，所以对他们来说“受缘爱”，这是流转的关键。

修行也恰恰是在这里下手，在座有些是“菩提树下”群里的，前些天我分享了一个“不中第二支箭”的《阿含经》故事，然后我还附了一段长长的偈颂。那里边在说什么？“多闻于苦乐，非不受觉知，彼于凡夫人，其实大有闻。”“多闻”就是指的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对于苦乐的感受，并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没有感受。注意！有一些人觉得“修行好了就是没感受”。拜托！修来修去变成木头了？不是没感受，“多闻于苦乐，非不受觉知”，并不是没有感受。那跟一般人有什么差别啊？“彼于凡夫人，其实大有闻”，他们跟其他那些愚痴凡夫人比起来是很有智慧的，表现在哪呢？

“乐受不放逸，苦触不增忧，苦乐二俱舍，不顺亦不违。”我们一般人乐受就放逸，“哎呀！刚才盘腿累坏了，现在可有张椅子了，就让我痛快地舒服一回吧！”包括有一些人，躺下去睡觉，“哎呀！太舒服了。”凡是有这种心，都叫作随顺放逸而卧。那什么叫精进的意乐摄持而卧呢？我躺下去是为了暂将其身，乃至说睡眠，都是为了这个已经不堪能的五蕴得到一个调顺，以便我明早什么时候醒觉之后，能够精力充沛，内心欢然而踊跃地去承办 ABCDE 这些善法，这叫作精进的意乐摄持而卧，所以他的内心不染着于这样的触受。要不然就变成我们东北那句话了：“好吃不如饺子，好受不如倒着。”怎么还有人想倒着吃饺子？（众笑）别呛到，一般来说那个比较高难。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乐受不放逸”的。

苦受呢？很多人以为一个解脱的人一点苦受都没有，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佛世的佛陀，还是他的阿罗汉弟子，都有很多表现是有身上的苦，不过他们只有身苦而没有心苦，也就是前些日子发的那个链接里所说的“不中第二支箭”的意思。身苦可不可能有？当时的比丘都过着托钵乞食的生活，那是没有保障的，出家生活是不谋求保障也不应该谋求保障的。没有保障就意味着有时候乞不到食会挨饿，不要说一般的佛弟子、阿罗汉，就是佛陀本人也曾经空钵而回过。这样的情况说明会有饿肚子的情况，饿肚子有没有身苦啊？有身苦。也有疾病的情况等等。也有外在的这些蛇虫、恶兽恼害的情况，有阿罗汉就

被毒蛇咬死了，那种毒蛇非常毒，是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身苦？有身苦。但是他们经历身苦的时候，内心不会产生心苦。他不会因为这样的身苦，而自己内心变得沉郁下来，换句话说，他的内心没有雾霾，永远没有。没有阴天，甚至多云都没有，永远阳光灿烂，即便外边遇到了横穷困逆的境地，这是智者的修行。所以“苦受不增忧”，没有对于未来的种种忧虑、担心、恐惧，这就是智者。

“苦乐二俱舍，不顺亦不违”，他对于苦受、乐受，心没有任何一种染着。什么叫没有任何一种染着啊？既不抓也为推。抓取是跟什么相应的？跟爱、跟贪相应的。推跟什么相应啊？跟嗔、跟憎恶等等这些是相应的。他内心既不抓也不推，没有贪、没有嗔，所以他对于苦受也好、乐受也好，是一个全然的观察者。内心没有这些违顺、取舍、推拉，应该是这样的用心。这个用心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守护根门”（或者叫作守护诸根）的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儿，当一个人有了智慧相应的触之后，他虽然也产生苦受、乐受的感觉，内心不会生起贪嗔，也就是内心没有由受而引发爱，当然也不会引发取，也没有因爱、取烦恼导致的身语意造作而产生有，也就豁裂了后有生死的罗网。这是很关键的，这没把握认识到，自然就进入到了“受缘爱、爱缘取”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7、触

受又是从什么因缘来的呢？从触这个因缘。这个触，跟刚才说到色声香味触的触，一样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佛法中有一些字，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指的意涵是不一样的。十二缘起支中的触，指的是根、境、识三者和合这种现象。

根、境、识其实描述了一大堆。什么叫根？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感觉器官，包括了眼睛、耳朵、鼻子等等，这叫感觉器官，佛法中叫作根。境是感觉器官所感知的现象、感知的对象，也就是刚才说的色声香味触，眼睛所感知的对象是可见光等等，这叫作境（或者是尘）。那么识呢？识是指认识的作用、了别的能力。感觉器官，感觉器官所对的境，以及有情能够了别的识，这三者和合的现象叫作触。刚才说到色声香味触的那个触是身根相对的色法，而这里说的根尘识三者和合而生的触是一个更复合的现象。

如果没有感觉器官、感觉器官所感知的对象以及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识这三者和合，我们会产生种种的受吗？不会，比如感官坏了，有人就有天生的痛觉缺失，你们听说过吗？“哎呀，那多好啊，再也不受身体的伤痛了”，那可不一定，“福兮，祸之所伏”，他会有什么问题？我看过一个外国的例子，是个孩子，玩着玩着，小孩不知道啊，就把脚伸到壁炉里了，没感觉，然后过了一会儿怎么闻到了一股烤猪蹄的味儿；会有这个问题。疼痛尽管是不可意的，有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警告，包括这个人感觉自己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发现了一些早期问题，提前解决了。所以疼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的坏家伙”，我们认为它是个纯粹的坏家伙，是附着了我们不智慧的情绪，就是嗔。

这是讲身根如果坏了，会有一些受的缺失。从这个来说明，如果没有三和合的因缘，不会有后面的受，所以是有触的因缘才有受。

8、六入；9、名色；10、识

触的因缘又必须以什么为基础呢？“六入缘触”。什么叫六入？就是六根，刚才说的根、境、识的六根，也叫六处。在经中还有更复杂的翻译方法，叫作六触入处（六种接触门户的地方）。总之简单地说，六入就对应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没有这六种感官，就不会有后面根、境、识三和合生触的触，这就是“六入缘触”的意思。

下边说“名色缘六入”以及前面的“识缘名色”，这个里可以有几种解说。我把这个“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系列讲下来，从我们当下情况来解说的话，比如“老师上课提问，我想举手”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意识的运作。老师现在提问：“这道题什么意思？”那他知道，他想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他想的是：“我要把手举起来”，他有识的活动。他这个识的活动，用我们今天生理学角度来看的话，他会产生神经冲动。在神经冲动过程中有生物电现象，是有色法吧？色另外一个大的意思是物质。在这个神经生理现象中有没有色法的过程？有，动作、电位等等一系列，它是有一个神经生物电过程的。这后面有没有内心心理的活动？也有。这里边，我想举手到我举起手来之间，有没有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活动啊？不但有，而且关联着、交互着，对不对？那这个“识缘名色”的“名”就是指的精神现象，“色”

就是指的物质现象。有了这样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之后，发动到这个根身。这是就我们当下（刹那缘起），用我们现代语言来做个说明。

佛法中常常还有什么说明呢？这个“识缘名色”常常被用作所谓“分位缘起”来说明。所谓分位缘起是说什么呢？这个“识缘名色”是指的我们这一生“入胎的刹那”的这个识。这个识入胎之后，有它的摄持才有了后来胚胎发育的那些事情。如果没有入胎的话，那不会继续有胚胎的发育。有了识的摄持，才有了后面的胚胎发育，就是物质的、精神的发展，生理的、心理的变化。这是名色；名是指的精神现象，色是指的物质现象。这是识入胎，所谓入胎，明确地说就是“受精卵”合，才有后面胚胎发育的事情。胚胎发育到一定阶段才形成了种种感觉器官，都是有一个发育过程的。这在分位缘起中是这样说，至于说当下的所谓刹那缘起，我刚才做了一种说明，佛法中后世对于缘起的说明是有种种的。稍后我会做一个统合的偏向于“分位”的来说明。

这样由识而发动，依托于一系列生理、心理现象而抵达于六根，与外境相接触，识参与其中活动，产生了苦、乐受（或者可意、不可意受）。若在这个情况下，内心中没有智慧相应，而是与无明相应的话，就会产生爱——不离爱、乖离爱。这种倾向性的内心动作，进而会进展到一种比较强烈的执取，就是所谓人生命的动力，不过这是包含重大错误的。于是在这样爱、取的力量下，这个人为了满足爱、取的追逐，而发动种种身语意业，有了“有”。身语意业有引发后有的力量，这种生命潜在的力量叫作有。有了爱、取及有，有了这样的惑和业（烦恼和业）共同的作用，就会在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引发后有的生命，所谓的生。有了生，当然也就有了老、死，生命就这样流转下去了。这是把这十支串起来做一个说明。

11、无明

前面的“无明缘行”是什么啊？这是在说更深刻的根源，或者从“分位”的角度来说是在说前世的因缘。我还是先就当下的因缘来说，归根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有爱啊？因为有无明（我刚才说了有无明相应触）。什么叫无明？佛法里有专门的说明，我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对于事物，特别是生命现象的本身，不能如实知。表现呢？本来找不

到一个如我们所认为的与“我自己”对应的实在，但是每个人都坚固地执着有“我”，这就是无明的表现。乃至不懂得生命是怎样的前因后果，这是对于现象上的无明；感觉有“我”，是对于本质上的无明。也就是后世论师所说的“业果愚”和“真实义愚”。当然后世论师说到“真实义愚”的时候，把法空也带进去了，因为无明确实是遍一切现象的，在一切事物上执着法有自体、法有自性，这就是无明；对于现象缘起的因缘不了知，这是现象层面上的无明。

12、行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与智慧敌体相对的错误，所以我们会在错误的基础上来发动身语意业，发动自己内心种种错误的驰求，导致造作了引生后有结生相续力量的种种业，那就是“行”。“行”跟“有”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指的业。

“无明缘行”到“行缘识”是在说什么呢？如果从“分位”的角度看，就是过去世的无明，导致了我们的错误的意志，及由此而产生的身语意的活动，这就是“行”——“无明缘行”。它的这种召感后有力量的潜力，与无明烦恼相配合，就会感得有识身，就是“行缘识”。简单来说，就是过去的因，感生了我们今世的身体、生命——有识身。

七、问题的根本（无明）与关键下手处（触）

“无明缘行”是过去世，“识”一直到“有”是现在世，“生”和“老死”是未来世，这是从“三世两重因果”来说明十二支缘起。这样说完之后，整体架构是这样，问题的根本是在无明，对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不能如实知。根本在这，但是关键下手处在哪呢？在根尘识三触对的时候，在根尘识三，相触对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正念正知（正知就是智慧）住心，没有明（智慧）相应的话，那就只能是无明相应触，必然发生后面的问题。而修行的下手处也就在这，培养正念正知，让这种无明相应触变成明相应触，这就是所谓的“守护根门”，修行的重要下手处在这。这样的话能够做到在眼对色、耳闻声乃至意了法的时候，“不取其相、不取随好”，所以内心不随烦恼流漏，能够于可意境不生贪、不可意境不生嗔。这样就遮断了后面的“爱”，遮断了后面的“取”，也遮断了后面的爱、取相应而造的

种种业——引生后有受生力量的“有”。所以能够尽断生死，原理在这里。

当然，如果深刻地说是破坏无明的。如果无明不破坏的话，还是过去那套错误，有什么正知啊？有什么正确的智慧相应啊？所以修行必定要从这个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改变开始。这个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改变，从哪儿开始呢？从学习正确的见地开始，也就是八正道中的第一个叫作正见。正见为先，就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首先我们要用眼睛看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才能够走过去，“始则直其见，次则净其行，足目两相成，能达于彼岸”。

八、缘起的流转与还灭

整个的十二缘起支，实际上是说明了流转的因缘，“无明缘行，行缘识，……生缘老死，纯大苦聚集”，说明了流转的因缘。但是刚才也说了，你如果真懂得了这个流转的因缘，其实从哪下手来解决问题也就一清二楚了。就像大家在现实的生活工作中也常常遇到种种问题，有效的解决方案总是：对于问题本身有了足够认识，分析清楚了它根源在哪，然后针对这个根源去把这个根源解决了，问题就解决了。包括大家现在腿疼，想解决腿疼这个问题的，没有谁在那对于疼本身较劲：“你给我没”，不存在这个。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腿盘起来了。怎么让它不疼呢？放开就好”，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对于生命的流转也是一样的，我们真的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在哪，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懂了该怎样去解决。关键点在“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这里，确切地说就是产不产生爱这种错误的问题；那要明相应触，要解决无明的问题，所以“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灭，纯大苦聚灭——涅槃”，这就是涅槃。什么叫作涅槃？过去这个死循环被彻底打破了就叫作涅槃，一切苦止息了叫作涅槃。

十二缘起支，其实我们讲得也不算太浅，因为刚才讲到“生、老死”那，我讲了一点法空的意思，讲了一下“为什么缘起的就是性空的”；也没有特别细致地一一展开，那样的话，可能不合适。作为一

个专题的说明，对于我们大家现在这样一个因缘，今天就说到这里。

【佛法问答】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请讲！

【1、三世两重因果\惑业苦】

学员：师父！您现在把十二缘起的三世都讲了，把生命流转的过程和环节也讲了，这里我知道是“三世两重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您还没有帮大家再分析分析，把因果再捋一捋。

法师：其实刚才有说，只是没有特别地去强调。“三世”，大家能看出来是过去、现在、未来。那所谓的“两重因果”，是过去的无明、行，导致了现在有识身的现起，这叫作“一重因果”。过去的惑和业（无明就是过去的惑，惑就是烦恼了，行就是过去的业）引发了现在的生命体，也就是有识身，这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三支呈现的因果。第二重因果呢？是“爱、取、有”引发了后有的“生”，就是后世的生；如果不解脱的话，现在世的“爱、取、有”会引发后世的受生。“爱、取”是烦恼、是惑，“有”是业，所以导致后来的有识身的现起，也就是所谓的“生”。

这样说的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十二支因缘可以给它简化成三大类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哪三大类要素呢？惑、业、苦。在这十二支中，属于惑（也就是烦恼）的有三支，哪三支呢？无明、爱、取。还有两支是属于业类的，行和有。剩下的都是苦，能认同吗？这就难了；因为有识身，识、名色、六入、触、受、生、老死，这些都是生命的现象、生命的当体，本身就是苦性。像这样，十二支因缘就可以归纳成惑业苦的因缘。简单地说，我们生命的轮回、生命的流转是什么啊？就是惑业苦的轮回，惑业苦的流转，有什么不好意思去解决它的呢？有什么舍不得去解决它的呢？

“三世两重因果”说来说去都是在说惑业苦（无明[惑]、行[业]、识、名色、六入、触、受[苦]）、惑业苦（爱、取[惑]、有[业]、生、老死[苦]），是这样两重的惑业苦的关系而已。

学员：苦就是果了，惑和业相当于因，是吧？

法师：实际上在因缘网中，任何一法都可以说是果，也某种意义上是因，因为“由集能生苦，因苦复生集”，这是《经》《律》《论》

里说的话，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学习四圣谛容易学习到“集是苦的因（就是烦恼、业是苦果的因）”，这没问题。问题是在我们当下作为苦果的五蕴身中，有没有酝酿着烦恼？有。有没有在造作种种善恶业？有。这叫作“因苦复生集”。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识身，会有烦恼的现起吗？不会，也不会有更多感召生死业的造作，这叫作“由集能生苦，因苦复生集”。

光知道“由集能生苦，因苦复生集”，认为没有出期，那是悲观的。要进一步认识到“八圣道能超，至妙涅槃处”，佛法有这样超胜的，指向解脱的道路、方法和原理。

【2、原理与应用不可脱节】

真正的佛法，没有一种是纯粹说理而不指向生命实践的。我们学习了十二支缘起，如果意识不到“依于这种佛法的说明，如何去修行”，这就叫作没有学明白。如果学明白了，一定懂得“这个法类，如何指导我们修行”，就不需要额外再学一个什么修法。这是我们现在学佛人中，特别在家学佛众中，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热衷于各种修法的追逐，而不去探寻原理。

大家读书的时候，不常常学《某某原理及应用》吗？不都是先讲原理，再讲应用吗？同样的，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从原理到应用。光有原理，没有应用，那可真是空对空。你光学一大堆应用，串不起来，恐怕也很难：一个是不成体系，另外一个自己也缺少很关键的原则把握，乃至说辨别它对不对，在什么位次……，这些都不好办，所以不能够忽视佛法根本原理的学习。学习原理之后，还要懂得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个实践，刚开始可能会表现为这样盘起腿来的实践，但实际上它是可以遍及生命一切处的。

当你对于十二缘起认识足够深刻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对人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对人有了深刻认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做一切与人相关的事情更有智慧了。我们在这样一个交互越来越密切的世界和时代里，你能够对人认识得更深刻、更准确，有多大意义？这个应该不用再强调了。这几天我跟若干位法友聊天，也都聊到了特别的几类方向：你像教育，是不是主要为人的呢？像管理，是不是主要考虑人的呢？以及一些经营等等这些。

所以学到佛法，不是光你盘起腿来的时候才有用，甚至有一句话说得确实很对：“一切法无不是佛法”，为什么？一切法都是缘起的。当你能够“在一切处见缘起”的时候，这叫作缘起的智慧开始变得真实、清晰而广博了。佛说：“比丘们！你们要在一切处见缘起。”

对于十二支缘起，能不能认识到类似于“生因缘老死”？如果真认识到这个，人生有很多错误执见也就消失了。比如说挚爱亲朋的生离死别，往往会给人带来锥心泣血的悲痛，是吗？一定要那样，才显得我们之间的密切和友爱吗？大家之间充满了善意和彼此的支撑、友爱，但是不必必须以一个无法接受的伤感为代价。只要自己的智慧有所提升，对于生命的认识能够如实一点，不要说最后认识到人无我，哪怕对于缘起的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真的成为自己关于生命的正见，破坏了自己过去断灭的生命观，那基于“认为他断灭了，他再也没有了”这种悲痛，恐怕就会少很多吧，是不是呢？

包括我们很多佛教徒，平时可能说三世因果说得挺多，但是内心中对于生命的感受和这种正见，并没有真正的扭转为与三世因果相应的，所以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没有抵抗力，仍然掉到这种痛苦的漩涡中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因缘，就很好。你真有心更好地利益他，发个大心，发个菩提心：“在未来的岁月中利益他乃至一切如母有情”，这是应该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相关的？请讲！

【3、大小乘共的四圣谛】

学员：法师！方便讲一下苦集灭道四圣谛吗？

法师：苦集灭道，是佛说明佛法的时候，常常说的一种形式。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他的第一次公开说法（在人间向人的），主要讲了这部分内容，也就是在鹿野苑向五比丘说法。这五个人最开始是他父亲派来跟随他修苦行乃至保护他的，后来因为他认识到纯粹的苦行不能够得道，不是真正的道路和方法，就放弃了。结果这五位跟他出来以保护他为主要目的人，已经修行得入戏了，以修行为第一位不再以保护他为第一位了，“算了，悉达多太子已经放弃修行了，跟我们已经不是一伙儿的了，我们不搭理他了”，谁都不理他了，因为

佛放弃了极端苦行。佛在放弃苦行的不久之后，就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成为了佛陀，他第一个要去度的一群人就是这五个。到了鹿野苑跟他们讲法，讲的第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苦集灭道。

这苦集灭道其实贯穿的大小乘的佛法，不像一些佛教徒以为的：“苦集灭道只是纯属于小乘的，大乘有别的；十二缘起只是缘觉的，大乘有别的”，这不妨作为一种偏重说，但是真正懂得佛法的人知道：“苦集灭道摄了一切佛法，缘起也摄了一切佛法。”苦集灭道，先说它是什么意思，再来说它怎么摄了一切佛法。

我刚才有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常常会遇到问题，那么我们面对问题总是要去分析问题吧？第一是要面对问题，第二是要分析问题，基于这个才能谈到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去解决。你要是讳疾忌医：“没事，我没病”，这解决问题吗？不解决。他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吗？也不是。谁也不会说“这个人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来发现有什么异常或者病症”这个行动本身，有什么悲观或者消极吧？但是很奇怪，当佛教说到苦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是消极的。佛教说苦，恰恰跟医生诊断，告诉这个人：“其实你这个现象是交感神经失调”是一样的，“你身上有苦”，就在说这件事情。当医生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谁会觉得医生消极了？立刻被医生给吓唬住了：“医生！我应该咋办呢？”医生说：“你现在肝不行了，你要记住，再也不能喝酒了，再也不能吃肉了。”回家就信佛了，“我酒肉都不能沾了，还不信佛干啥呢？”（众笑）

这个苦集灭道，跟我们日常面对问题、发现问题的原因、看问题能不能解决，以及怎么去解决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苦”就是说的我们生命的问题，“集”就是说的问题的原因。我们生命中的苦，原因在哪，根源在哪？根源在无量烦恼，在于因无量烦恼而造的业。那这样的苦、集流转，能不能够得到解决呢？佛用他的亲身的经历、亲身的实证，说：“能够”，那就是一切苦的止息——涅槃，也就是所谓的灭谛。如何去解决呢？佛在初传法的时候就给他们讲了八正道，也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修习，就能够彻底断除无量烦恼，解决苦的根源，也就解决苦了。

佛教解决苦的问题，跟你腿疼了，去解决腿疼的问题是一个策略，

不是对痛苦本身去下功夫、去咬牙切齿、去内心不堪忍受，而是对苦的因下刀。当苦的因也不存在了，你觉得苦还存在吗？起码后有的苦不存在了，就是这个道理。可能你松开腿，因为刚才盘的痛还有一会儿余痛，但是你知道没事，很快就都好了。同样，我们彻底解决了无明烦恼的问题，因为这一生由从前的惑、业感生的有识身还在、五蕴身还在，所以还会有一些遗留的痛苦，那是身苦，不过不会再引发心苦了，而且后有的苦再也没有了，也不会再受生了。类似的，佛教的苦集灭道，其实就是说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问题能否根本解决，如何去解决，这就是苦集灭道。

说到生命是苦的，怎样说呢？无常故苦。佛教说苦，是从若干的层面说的，首先有苦受，身苦、心苦的苦受，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生理上的苦是谁也免不了的。生，痛不痛苦？母、婴都痛苦，只是我们多数人不记得了。为什么说多数人不记得？有人记得，有一个师父就跟我讲，他记得他出胎的事情，就因为他记得他出胎的事情非常恐怖，所以给他吓得身体出了问题。中医讲七情致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心因性疾病，那确实太痛苦，他太害怕了，所以导致他身体出现了问题。那是痛苦的，生而为人免不了的。

生是苦的，老苦不苦啊？看看老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多数父母亲年龄可能都很大，很多衰老带来的苦就摆在眼前，老是苦的，我们如果还有几十年的话，我们也免不了这个老苦。病，苦不苦啊？当然苦，而且这个病包括了一切身体上的伤害，就是外伤性的，蚊虫、虎豹，乃至有个人拿片刀追砍我们，这些的伤害。我常举中国古文里这个病有时候指的是受伤，“吾病甚”，就是我受伤很严重。还有死亡，死亡的时候身体上很多人是有痛苦的。不是每一个，因为有的人这一生善业很好，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缘，包括异熟果报等等，他可能命终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多数人还是很痛苦地挣扎着走的，很多的都是这样，特别是他如果不解决内心问题的话，那就不是“第二支箭”了，那都被扎成刺猬了。所以一个人有关于生命的智慧很重要，这样，即便面临同样的身苦，但是他内心可以安然、可以自在。

至于说心苦，人际之间的问题也有很多，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这些身苦、心苦合在一起都属于苦受方面的。这个苦受方面的苦，叫作苦苦。

还有坏苦，就是好的事情总会过去的，甚至会变成不好的事情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不要说佛法，《菜根谭》里有两句话就显得很有智慧，叫作：“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这种智慧就是关于坏苦的智慧。

更深刻地说是行苦，就是“无常故苦”的意思，这一切有为法，一切在我们的认识之中的事物，都是在无常变迁的，都没有刹那的住而不变，这本身就是苦的。我们感觉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是苦。假如说空气中有某种有毒气体，无色、无味，我们感觉不到，意味着它对我们没有伤害吗？并不意味着它对我们没有伤害，只能说我们对于它的了知不到位而已；同样的，我们对于苦缺乏敏感，也是我们了知不到位。就像一个人有病，他认识不到甚至有病还欺骗自己没病，是一种愚痴一样；生命中有苦，但是自己不敢去面对，逃避、回避乃至掩饰，那也是没有智慧的表现。反过来，如果能够如实地了知生命是怎样，勇敢地面对它，这个人叫作有勇有智，才有可能进一步地去透视生命，发现问题的根源，乃至根本地解决问题。这是大体说一下四圣谛——苦集灭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略。

刚才我也提了，四圣谛不仅是小乘的，它其实是一切佛法共的，怎么说呢？

因为大乘并不是有什么别异于小乘佛法原理的基础，大乘与小乘的差别只在发心，这个人入大乘门成为大乘行者，标致是什么？是他发起了真实的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为利有情愿成佛。如果用《大般若经》中的话就是：“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个人本来发了菩提心，假如说它从大乘中退失，又是以什么为标志性事件呢？他的菩提心退失了，那他就从大乘中退出来了。所以大小乘的差距、分野，不在于说他们在佛法根本原理上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而是行人、行者在发心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法是一味的，发心有异，所以有了道路的差别。“闻法而发心，随机成差别”，这样“一道一清净”的佛法，因为听者、行者各自根机、发心的差异，而有了种种道路的别异。

这样的四圣谛法在大乘中是怎样表现的呢？大乘中有所谓的四弘誓愿，说为一切菩萨的通愿，是菩提心中必然包含的因素，怎样说

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因为众生在生死苦中，这是由苦谛而来的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什么？既然想帮助一切众生解离于一切苦痛，那就要找到它的原因来解决它，原因是什么？是无明烦恼。所以想帮助一切有情离一切苦，实践道路就是帮助众生去断一切烦恼。是帮助众生断，不是替众生断，断烦恼是每一个个体的事。想帮助无量的有情断除一切烦恼，那当然需要种种的方法，所以有“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对应的什么呢？道谛——修道的办法。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不管是利益的有情还是自己，都希望能得到佛法中最极的安乐——涅槃——是四圣谛里的哪一个呢？灭谛。所以大家看，作为一个菩萨，他必然地有这样基于四圣谛的发心，而且实践。怎么能说四圣谛只是声闻的，只是小乘的呢？它是佛法共通的。好，这是关于四圣谛这个问题的一个说明。

今天上午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十二缘起内容做了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因缘，以后能够依这样根本的佛法，不断地深入，自利利他。最后我们一起合掌，做个回向。我诵一句，跟诵一句：

回 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